

羣众演唱

北京群众艺术馆編



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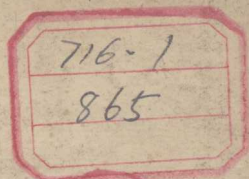
群 众 演 唱

第 八 輯

北 京 群 众 艺 术 館 編

北 京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群 众 演 唱

(第八輯)

北京群众艺术馆編

*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市東長安街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 發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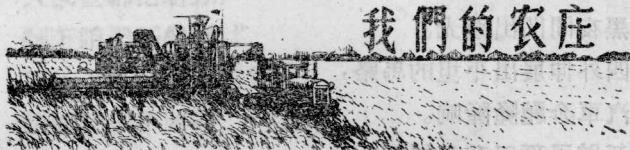
*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1 14/16·字數40,000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統一書号: 10071·33 定价: (C)0.17元



我們的农庄

北京紅星集体农庄 金 克 岩

一、歌颂紅星集体农庄

在首都的南苑，
有一个紅星农庄。
提起这些庄員們，
过去多数是佃戶，
六十三戶起家，
树立了良好榜样。
他們使机器种地，
提高了地里的产量。
影响了鄰近农民，
紛紛要求加入农庄。
五百戶，八百戶，兩千多戶，
逐年逐月地增長。
方圓二十里小塊地，
連成了一片，
他們积极忘我地劳动，
美化着自己的家乡。
从前的茅屋土舍，

变成了宽敞的磚房。
安装了电话、电灯，
黑夜間閃出銀光。
四外伸展出平坦的馬路，
汽車奔馳隆隆响。
开辟了稻田和果树园，
修建了寬大的奶牛場。
使用电井灌溉，
使用电磨推粮。
几年来惊人的变化，
在夢中也难以設想。

二、庄員白老太太

1. 劝兒媳入农庄

白老太太六十八，
耳不聾来眼不花。
身体健康精神好，
响应号召要数她。
自从發展合作化，
她劝兒媳快参加。
她的媳妇叫桂蘭，
自己心中打算盤：
她怕人多心不齐，
要在庄外看二年。
老太太一听这句话，
开口就叫：“孩兒他媽，
共产党是咱指路灯，

咱們應該听他的話。

人家全都把名報，
剩下咱們不像話。”

兒子玉丰在旁不言語，
媳婦低头不回答。

“你們二人想一想，

成立农庄为了啥？

大家田地大家種，

打了糧食歸大家。

齊心合力把活干，

他幫咱來咱幫他。

使喚機器把地種，

省了人工收獲大。

牲口都在一塊喂，

事事都有專人管。

遇見災荒能克服，

婦女全能把地下。

按勞取酬最合理，

多勞多得好辦法。

咱們要是入了庄，

我也幫助看娃娃。

入了农庄把活干，

你說哪樣不方便。

你們再看咱眼前，

成天到晚多忙亂，

晚上收工回家轉，

不出星星吃不了飯。

奉口我界武門張

國岸時口界土登

界姓又來草機又

界草界回三聯界

國界西一國出界

成在界少冬期知

水更動出界了八

千百界界合上界

界界在不大家一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一蘭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界界界界界界界

进门先把牲口牵，
拴上牲口扫当院。
又铡草来又炒料，
每顿三回把草拌。
东也跑，西也颠，
耽误多少劳动力？
入了农庄够多欢，
分工合作把活干，
一家大小齐劳动，
生活逐年要好转。”
桂兰一听这些话，
句句说的都实在，
“既然要比单干强，
咱们赶紧入农庄。”
玉丰就去把名报，
立时登上庄员榜。

2. 上学堂

扫盲运动下了乡，
劳动农民入学堂。
十四岁到五十岁，
全部都要扫文盲。
白老太太心暗想，
我也要求入学堂。
虽然数我年纪大，
我也不愿当文盲。
回家对着玉丰讲：
“晚上我也上学堂。”

玉丰一听面帶笑，
回身出言叫老娘：
“白天本来就够累，
晚上一定要保养。
沒有文化是小事，
怕您身体不健康。
我到民校去學習，
回轉家來教老娘。”
白老太太不愛听，
叫声孩子好玉丰：
“为娘今年六十八，
当了半輩子睜眼睛。
現在咱們翻了身，
有了机会学文化。
只要老娘心愉快，
就是累点也不怕。”
老太太回头叫桂蘭：
“你說文盲多可憐，
那天我卖鷄蛋找人錢，
楞拿三元当二元，
小旦上学三天半，
她就看出是三元。
为娘出門要找那人換，
他騎上車子一溜烟。
昨天我到合作社，
拿着油票去买面，
白白跑了二里地，

干也一級安新果
半續縣要門印
野衣不封胸偏斜
跳音時書會半
歌因必體映曼舞
大慈也射長翻眼
念書洪興一門印
刻漆神祀一蘭封
堂學士興一門印
蒼春小射長而微
土裝一藏押出印
奏此來三射門印
業畢前前對華書
莫太薄長一而獎

八軍員夏三

八軍員夏三
翰春與半
一十三半
網衣戶血長五
半二十軍委辦
墨姑夫萬無接土
千泉本日鼓強課
“堂月陪”鼓吉又
看家就是大韓勝工輝半三前
為喻家的是羅恩小裡帝美工強作
湖恩冬積長阻難

累得老娘一身汗。
咱們要是認識字，
你說哪樣不方便。
学会看書和看報，
增長知識沒困難。
別瞧为娘岁数大，
咱們一塊把書念。”
桂蘭一听叫老娘：
“咱們一塊上學堂，
您的孫媳小春花，
咱也叫她一塊上。
咱們娘仨來比賽，
看誰提前能畢業，
獎勵一身新衣裳。”

三、复員軍人紀春祥

有一个复員軍人，
名字叫紀春祥，
今年三十一岁，
正是血气方剛。
他參軍十二年，
上过無數次戰場，
驅逐过日本鬼子，
反击过“刮民党”。
前三年到了朝鮮，
打跑了美帝野心狼。
遭遇过許多艱險，

安然地回到了家乡。

当他回到了故乡，

故乡已改变了模样。

想起在参军以前，

全村只有二十间土房。

想不到十年以后的今天，

已变成了一片繁荣气象。

只见黑压压一大片砖房，

见不着自己的土房。

他不住地回想和张望，

一抬头忽看见自己的亲娘，

穿着崭新的衣裳。

他忙立正敬了个礼，

叫声：“你好哇，老娘！”

老太太惊喜落了泪，

“啊，原来是我儿春祥！

你怎么回来了？”

“孩儿复员了，

奉上级命令才回家乡。”

母子来到新房中，

老娘感叹把话讲：

“咱家的生活已不像从前，

咱家已参加了集体农庄。

你媳妇、弟弟、妹妹全去生产，

喂猪、看孩子、做饭、看家就是为娘。

春祥啊，你看……为娘穿的是新衣，

这屋是咱才盖的砖房。”

春祥心中万分高兴，
家乡的变化激动他的心肠。
他下定决心努力生产，
在农庄里树立榜样。

。冬家丁回回此热安

。冬站丁回回此热安

。前站丁回回此热安

。前站丁回回此热安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天今前鼠回半十回不勝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鼠土回十二春只林全

娘兒倆到工地（鼓詞） 許多

工地上樓房一排排，
汽車站走过倆人來。

前面的是位姑娘名叫刘文彩，

后跟着他的娘，結結實實个老太太。

那姑娘年紀不过十八九，

大眼睛、圓臉蛋兒、中等身材，

农村的打扮，手拿着一封信，

看得出是从乡下来。

进工地只觉得眼睛不够使，

娘兒倆看得直發呆，

只見那各样的樓房連成串，

席棚和籬笆一排排。

竹竿子、木竿子豎得麻林一样密，

一个个鉄架子高得接云彩。

嚙隆隆來往的汽車數不清有几百，

滿裝着洋灰、鋼筋和木材。

老太太說：“丫頭嘍，這真像畫片上的北京和上海，
你瞧瞧！这一条一条尽大街。”

文彩說：“別看大，只是一座大工厂，

咱用的拖拉机就要从这兒造出來。”

大娘說：“咱娘倆不要只顧了走，

他住哪兒？赶快找人問明白。”

巧不巧，迎面有一排黑板报，

刘文彩上前一看笑顏开。

报头上写“第一青年突击队”，

乐得她回身抱住老太太：

“俺娘嘍，不用打听不用找，

这幢房保險住着您的女婿高德才。”

老太太聞听搖搖腦袋，

笑着說：“依我看，是你心急尽瞎猜！”

文彩說：“您看看！信封上写的和黑板上一个样，

俺还能跟娘把玩笑开？”

老太太說：“斗大的字我認不了兩麻袋，

你讓我看不是瞎把玩笑开？”

你还是仔細看一看，

可不要鬧出笑話兒来。

刘文彩二次去看黑板报，

不由得目瞪口呆。

原来是黑板上有兩幅漫画批評稿，

画兒底下还写着小字兒好几排。

第一幅画上写：青工組長高德才，

建設的速度他不明白，

抱着点成績睡了大覺，

小組內他不能細致分工巧安排。

第二幅画上写：高德才醒来才知落了后，

紧赶慢赶把牆砌歪。

返了工拖延工期又浪費，

到月底模范組的名字要垮台！

这姑娘只顧了字字行行讀下去，

在一旁可急坏了他娘老太太。

見閨女眉头皺得陣陣紧，

臉蛋兒上一陣紅来一陣白，

赶上前忙問閨女咋回事兒，

刘文彩迟疑了半天才說出来。

大娘說：“你先別着急心难过，

見了他把詳細情况問明白。

年輕人犯点毛病很好改，

德才他不会坏得太厉害。”

这工夫从樓里走出人一个，

是个小胖子楞楞柯柯的圓腦袋。

老太太上前忙搭話：

“同志，你們这兒可有个高德才？”

小胖子連說：“有有有！”

他上下直打量，只開得文彩磨不开。

小胖子領着她母女进了宿舍，

不多时工会来人忙招待。

早有人安排她母女茶和飯，

小胖子一溜烟跑到現場来找德才，

見德才在脚手架上干的正起勁兒，

滿头大汗敞着怀。

小胖子喊：“噯，高德才，怪不得今早喜鵲喳喳叫，

原来是專門給你报喜来！”

德才說：“你是不是說我們今天質量好来进度快？

我們下决心了！从新打鼓另开台！

兩天来我們調配了組里的劳动力，

为保持突击手的光荣称号，我們連夜把会开。”

小胖子說：“我說的不是你想的事兒，
是領導上派我給你報喜來，
你瞧瞧，你滿腦門子放光彩，
下來吧，休息休息理應該。”

德才說：“小胖子！你別諷刺，別使壞！
再不會被一點成績冲昏我的腦袋。

都怪我過去農民思想太狹隘，
前些時我對建設的速度還不明白，
自滿自足落了后，

差點兒把模範小組搞垮台！
沒关系，知道錯了咱就改，
摔倒了馬上爬起來。

告訴你！從今後保證天天突破定額好又快，
去去去！工作時間你快走開！”

小胖子說：“你怎么不問青紅皂白瞎開炮？
把送殯的楞往坑里埋！

我說報喜就報喜，

你宿舍里來了個姑娘和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說你媽是她的親家母，
姑娘說她的愛人叫高德才。”

（白）“小胖子！這是真的？”

“我要撒謊你揍我！”

高德才聽說她娘倆到工地，
喜在心頭笑在懷，

恨不能馬上跑回去看一眼，
可就是舍不得時間離不開。

只見他提着个瓦刀轉了半天磨，
最后說：“小胖子，你先回去說我就來！”
小胖子再三催他他不走，
宿舍里可急坏了姑娘和老太太，
左等右等人不到，
眼看日头向西歪。
刘文彩無精打采不高兴，
兩只大眼直勾勾地望窗台，
心暗想：村里人帶來多少慰問和希望，
誰料想跑这兒來跟他丟人現眼把斤斗栽！
刘大娘見閨女心情不愉快，
楞柯柯坐在床上直發呆。
直等到天黑太陽落，
高德才下班以后才回來，
進門來笑嘻嘻問聲：“大娘，您可好？
等急了吧？工作忙現場上實在离不开。”
未婚的愛人一見面，
在人前，彼此都有点不自在。
文彩想：你瞧他臉皮變得有多厚？
落了后不慚愧还乐乐呵呵笑滿腮。
看着他又可气來又可愛，
心里边七上八下口難開。
德才說：“村里忙得正起勁兒，
‘你为啥領娘到这兒來？’
文彩暗想：可見你心里有毛病，
因此就嫌我來得不應該。
連忙說：“咱村里轉社扩社都結束，

冬季生产也有了安排。

老太太一心想来看看你，

俺說不来她偏要来！”

大娘聞听心里好笑，

暗想道：巧嘴兒的丫头你可真乖！

張三的帽子你給李四戴，

硬拿我做擋箭牌。

高德才忙着追問村里的事，

讓文彩把家乡情况說明白。

文彩暗想：你問那些頂啥用？

自己的名譽眼看快塌台！

老实批評又怕他見怪，

咱不妨暗地諷刺讓他猜：

“咱村里全部轉成了高級社，

土地連片馬成排。

人人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跑，

沒有人甘心落后等人抬！”

高德才不知这話里还有話，

在一旁眉飞色舞喜在怀。

大娘說：“这次我們娘倆来工地，

乡亲們都給你帶訊来，

都問你工厂几时能修盖好？

都盼着拖拉机早点开出来！”

文彩說：“青年們都讓我把你的生产成績帶回去，

他們說向工人大哥學習理應該。”

刘文彩刺激了德才兩三句，

可惜他只顧了高兴沒明白。